

《逐步東行》· 說些關於家鄉的「東西」。

讀 0

推文

2019-02-25 報導 Hsien Chuang



▲ 校舍拆除影像詩一收於《逐步東行》。攝影/卡羿德勞

灰濛的天空下著小雨，沿著蜿蜒的無人巷弄一路向上，竹東國中的校園在眼前豁然展開，恰時下課鐘聲伴隨著學生的嬉鬧聲湧出教室，本來安靜的校園瞬間活過來似的，一旁的校舍施工開始發出噪音，鮮黃色的貨櫃屋是臨時搭建的福利社，屋外排滿了學生。

這所依山而建的學校目前正進行一連串的校舍改建工程，有七十年歷史的校舍雖已被拆除，但它的歷史和身影被記錄在《逐步東行》——一本竹東的在地刊物中，編輯群是跌破眾人眼鏡、來自竹東國中美術班的幾位學生。



▲ 七十年歷史校舍拆除一收於《逐步東行》。攝影/卡羿德勞

竹東—「我們的養分是故鄉」

從背著相機記錄竹東在地風景、採訪店家，到刊物中細緻的插畫和清新的文字，每期《逐東》都是學生們花了將近八個月的心血，從甄選、學習相關課程、到交稿、退稿、再改稿，才堆砌出這本在地刊物獨有的溫度。關於《逐東》的發跡，指導老師彭雅芳說到，五年前的竹東不論是在地瀏覽資訊、文創產業都不發達，但發現到美術班的插畫和設計能力很好，因此請學生手繪一個介紹竹東景點的地圖，擺在各景點免費發放，沒想到數百份的數量一下就被索取完了，「後來就跟學生們討論，覺得插畫要講的話不夠多，才想藉由刊物去更深入地介紹。」

這樣簡單的想法面臨的挑戰有很多，因為編輯刊物的活動獨立在升學道路之外，對於大部分國中學生和家長，並無太多吸引力，又美術班平時花在課業和作品的時間已經較一般學生長，參與編輯《逐東》的學生們可以說是除了平時假日，連寒暑假的日子都不得閒。但是，學生們在參與過程中也學到許多寶貴的經驗，像是負責紀錄校舍拆除的卡羿德勞同學，在被退稿的過程中逐漸發現「原來我們剛好經歷這個過程，是很難得的，以前人也曾經待在那校舍裡面。」超過一甲子的教室，承載了幾代竹東居民的回憶。

另外，還有學生在採訪過程中發掘了不同世代間的記憶，陳逸欣同學為了描繪在地放學途中的大小事，訪問了成長於40年代和60年代的長輩，對照自己身為90後的生活，發現在不同世代間的放學經驗：如40年代的學子放學的早，回家路上會順便撿柴、回家生火煮飯，在物資匱乏的年代，甚至捨不得穿鞋子；又60年代的學子，最享受的就是放學逛到「聞喜堂」--本地一間至今依然屹立不搖的傳統禮品店。相較於今日的國中生放學後會在趕著補習前，到便利商店走一遭，陳同學在訪問時也感受到反映在竹東居民個人身上的時代變遷，這樣微小的生活細節，連同刊物中報導的其他在地特色--傳統節慶「天穿日」、竹東地景「斜坡」、在地好食「藍星冰店」等，不僅作為小鎮的庶民文化，也成為不同世代間的集體記憶，一一紀錄在《逐東》中。



▲本期刊物封面及內頁插畫。攝影/莊文開

「那個東西，有天會串連起來」

《逐東》從發刊以來曾帶領學生參與社區改造、推廣在地文創等活動，這些活動重要之處是什麼呢？指導老師彭雅芳談到竹東鎮與鄰近科學園區、竹北市之間的「城鄉差距」，想用有文化基礎的美術教育來加強在地學生的能力。

竹東在早期是樟腦產業重鎮，台灣工業化後當地的發展變一度停滯，新竹科學園區帶來的經濟發展並沒有為竹東帶來轉機，反而成為拉力，讓年輕人出走了。這樣的小鎮還剩下什麼？其實竹東靠山、地勢陡峭，不同高度的道路間以斜坡和樓梯相連，漫步其中很能感受到一番風味。路邊的老樹和動輒數十年的復古商店，見證了這個山城的歷史軌跡，談到對進步和發展的想像，老師很開放，「沒有必要跟人家一樣科技城什麼的，這裡可以是一個文藝小鎮，我們就是集結現有的資源，在孩子們身上播種。」逐步東行的團隊讓同學們從彩繪階梯、擺攤販售商品等實務中，培養課業以外的技能，更重要地，也喚起年輕一代對家鄉的認同感。

做為上一代出走的竹東人，教師本身也歷經離鄉求學、返鄉的過程，「就算到了外面，這個小鎮有個『東西』是我衷心喜愛的，不知道耶，它讓人就想一直傳遞下去。」「孩子沒有離開過竹東，會不知道怎麼看這裡，但他們很快就會離開去學習新事物，藉由《逐東》在他們身上播種，以後他們更大了，回過頭來會發現，那個『東西』其實一直都在。」



▲由左至右：學生 陳逸欣、蕭文華、陳梓的、卡羿德勞。攝影/莊文閑

「少年，去追尋吧！」

問到《逐東》編輯團隊未來想做什麼，甫升上國三的同學們還在思考，一群人剛結束《逐東》的發刊會，歷時八個月的活動告一段落，在師長的眼中，這群孩子成長了好多。蕭文華同學決定報考高中美術班、其他人則跟隨升學制度，往一般高中發展，同時都在搜索其他興趣，未來在這群青少年身上，還有好多的可能性。《逐步東行》無疑是難忘的經驗，同學在出品報導的同時，不僅發現家鄉的美和維護在地文化的重要性，也變得更加成熟。文字編輯陳梓的想跟下一屆編輯團隊的學弟妹說：「被退稿不要難過、要越挫越勇。」也讓一些想參與編輯任務、但懷疑自己能力的同學知道，就算秉持好奇的精神，也一定要嘗試看看，「畢竟我們當初也是不確定地報名、投稿、到改稿，就是一試再試，總會更好。」

刊物發行邁入第五年，在編輯作業和配合學校升學上都比剛開始時流暢不少，但要讓國中生適性發展、學習，在現行教育體制中要破除的還很多。講到《逐東》刊物未來的運行規劃，彭雅芳老師神秘的笑，「我們希望可以打造一個美感教育的基地，這目標有點大啦，可以培養很多種子、向外傳播，很期待可以做這件事情。」

沿著校內的坡向上爬，最後來到最高處的運動場，同學們看到不遠處的雪山山脈在雲霧中浮騰，那個隱約在心中的「東西」究竟為何？或許，是一份對根、土地、家鄉的愛、關懷和認同吧！

